

# 文学学导论

〔德〕贝内迪克特·耶辛 〔德〕拉尔夫·克南 著

周启超 主编 王建 徐畅 译

何为文学 如何分析文本 阐述文学的方法

文学批评理论 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

Einführung  
in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  
Benedikt Jeßing & Ralph Köhne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文学学导论

「德」贝内迪克特·耶辛 「德」拉尔夫·克南 —— 著

周启超 —— 主编 王建 徐畅 —— 译

Einführung  
in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

Benedikt Jeßing & Ralph Köhne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1550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文学学导论 / ( 德 ) 耶辛, ( 德 ) 克南著; 王建, 徐畅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

( 新世纪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 )

ISBN 978-7-301-26309-9

I. ①文… II. ①耶… ②克… ③王… ④徐… III. ①德语-文学评论-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6301 号

Original German language edition: Benedikt Jeßing / Ralph Köhnen: Einführung in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 2., aktualisier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ISBN: 978-3-476-02142-7) published by J. B.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und Carl Ernst Poeschel Verlag GmbH Stuttgart, Germany. Copyright © 2007

- |       |   |
|-------|---|
| 书 名   | 文学学导论<br>Wenxue xue Daolun  |
| 著作责任者 | [ 德 ] 贝内迪克特·耶辛 [ 德 ] 拉尔夫·克南 著 王建 徐畅 译   |
| 责任编辑  | 于海冰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309-9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i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定 价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4.25 印张 320 千字<br>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br>63.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 总 序

周启超

新世纪以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致力于以跨文化研究的视界，多方位深度开采的宗旨，组织力量集中引进一批国外新近面世且备受欢迎的文论力作，精选精译一套当代外国文论教材精品，对国外文论界在“文学”“文论”“文论关键词”“文论名家名说名学派”“文学学反思”这些基本环节上的推进态势与最新成果，加以比较系统的展示，以推动我们的文论教材建设。2010年成立的全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学会”积极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同时，我们与北大培文合作，启动了外国文论精品原著的搜寻、译者的物色工作。如今，由4种著作组成的《文学学导论》《文学世界共和国》《艺术话语·艺术因素分析法》3部文论专著的汉译终于竣工。在这套丛书即将付梓之际，身为主编，有义务就寻书的背景与语境，选材的立意与指归、译著的特色与亮点，作一点交代。

## 《文学学导论》与“文学学”

德语文论是这套书组稿时的首要关切。“文学学”正是发源于德国。

在当代国外文论的汉译中，德语文论的引进可谓是一块短板。主要有 1984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沃尔夫冈·凯塞尔的《语言的艺术作品》(1948 年在伯尔尼初版，后多次再版)与 1992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埃米尔·施塔格尔的《诗学的基本概念》(1946 年在苏黎世初版，后重版多次)。施塔格尔和凯塞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语文论界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学者，他们坚定地承续了 20 世纪上半叶思想史—形式分析流派。《语言的艺术作品》与《诗学的基本概念》均为其作者的代表作，不少文学术语辞典都收入这两部书中所提出的基本概念与解释，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是德语国家“文学学”的入门必读。

然而，这两部著作的成书年代毕竟是在 20 世纪前半叶，距今已经相隔近 70 年。经历了几番周折，最终我们请北京大学德语文论专家王建博士出马，找到《文学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 Stuttgart & Weimar: Verlag J. B. Metzler, 2007)。这部文学学导论由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德语系的两位教授联袂撰写。有趣的是，这两位作者是同龄人：均为 1961 年出生，其专业方向又很近。贝内迪克特·耶辛(Benedikt Jeßing)主要研究歌德及其时代和 20 世纪德语文学和文学理论，拉尔夫·克南(Ralph Köhnen)主要研究领域则为 18 到 20 世纪的德语文学和文学理论。这两位德语系教授，在这里以导论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文学学这门以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学科，介绍文学学的各种研究角度和各个理论方向，介绍文

学的各类体裁，描述修辞学、风格学和诗学的基本理论，探讨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如造型艺术、音乐、电影、广播）的关系，阐释 20 世纪的各种文学理论与方法。这部书的分章结构按照对象、程序、方法和术语诸方面再现了文学学的轮廓，在方法和切入方式方面它并不显现自己的立场，而是力求中立地展现**文学学反思对象**本身的全部景象。叙述的系统性与表述的精细性，使得这部文学学导论可以被看作是当代德语文学学著作的一个代表。作为大学文学类专业的文学学教材，此书在德语国家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属于同类书籍的佼佼者。

《导论》可以说是德国学者绘出的一幅当代德语文论流变全景图。面对这幅全景图，我们看到：当代德语文论中，与“接受美学”一同出场的还有其他学派；“接受美学”本身也还有后续发展。譬如，格勒本提出“具体化的振幅”（Konkretisationsamplituden），用这个概念来形象地展示阅读中主观要素的偏离作用；提出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并不局限于现代文本，而是适用于所有文学作品；提出阐释的标准是“生存力”；是不是“正确性”。

《导论》作者梳理出 1965 年以来的德语文学学“方法趋势”的丰富多彩：1965 年起的接受史和接受美学，同时期开始的文学社会史；结构主义的开端；70 年代下半期的心理分析文学学；80 年代初话语分析；90 年代初以尼克拉斯·卢曼为代表的系统论；最晚于 90 年代末发现的文化研究 / 文化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 性别研究和新历史主义；《导论》作者看出：在过去 35 年中，文学学的问题越来越多样化，文学学的方法和时尚变幻纷呈，文学学的范式更迭似乎越来越快——这一切只是文学学 200 年来的发展这一学科的历史的最新阶段。《导论》归纳出当代文学学 10 大范式。

《导论》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文学学”这门学科的反思。文学

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其命名应当是“文艺学”还是“文学学”？它是一门人文学科还是一门人文科学？这些问题，关乎文学研究的性质与宗旨、路径与方式、价值实现、社会使命、文化功能的“定位”。德语文论界对“文学学”有自己独特的建构，对“文学学”之理论问题的研究一向颇为重视。就笔者所见，马克斯·维尔利（M. Wehrli, 1909—1998）曾著有《文学学导论》（维尔茨堡，1948）、《普通文学学》（伯尔尼，1951）。《普通文学学》一书主要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诸国的“文学学”现状。该书第一编“总论”逐一论及“论文学学地位”“文学学系统”“文学学历史”。《文学学导论》即本书不仅提供出一个关于“文学学基本知识的概览”，“按照对象、程序、方法和术语诸方面再现了文学学的轮廓”，而且还“中立地展现文学学反思对象本身的全部景象”。对“文学学”的起源与发展、“文学学”的对象与手段、“文学学”的方法与技术，均有清晰的论述。

## 《文学世界共和国》与“文学地理学”

一心要“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作家、批评家以及理论家们，总在追问“世界文学”是如何形成的？总要探讨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近些年来，传统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二元对立问题已获得新的话语表述：“本土化”与“全球化”。一些人坚守“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另一些则主张必须实现对“民族性的”超越，必须实现“身份转换”，才能跻身于“世界文学”。在各种各样对“世界文学”的生成方式与发育机制的理论思考中，法国当代批评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 1959—），可谓独辟蹊径：将对“世界文学”的考量转换成对“文学世界”的

勘察。在她于 2000 年获“法兰西人文协会”奖，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的力作《文学世界共和国》(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Paris: Edition du Seuil, 1999 ) 一书中，她将“世界文学”看成是一个整合一的、在时间中流变发展着的文学空间，拥有自己的“首都”与“边疆”、“中心”与“边缘”。这些“中心”与“边缘”并不总是与世界政治版图相吻合。“文学世界”犹如一个以其自身体制与机制在运作的“共和国”。在“文学共和国”中存在着复杂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激起文学自身的斗争、反抗和竞争。“文学世界共和国”像一块波斯地毯，看似纷乱，但若找到正确视角，便可看出图案色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共和”(整体)关系，进而理解每个图形。

基于这样一种相当新颖的“世界文学”观，卡萨诺瓦沉潜于充满竞争、博弈的“文学共和国”，细致地考察一些作家与流派进入“世界文学”的路径与模式，分析“文学资本”的积累过程与方式。这位法国学者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贝克特、易卜生、米肖、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等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精华”的大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一些民族(“大民族”与“小民族的”)文学在“文学共和国”里的身份认同问题，探讨民族文学与民族之外的文学语境、世界文学语境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建构其“民族文学的文化空间”理论：一种旨在探索“世界文学空间生成机制与运作机理”的“文学地理学”。

作者认为，应将文学空间作为一个总体现实来理解。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本身说明事实上已出现了一个跨民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要讨论文学的跨文化性。正是文学的跨文化性在建构“文学世界共和国”。文学世界之现实运行有自己的机制，对经济空间、政治空间而言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在 18 世纪，伦敦成为世界的中心，但占据文化霸权地位的却是巴黎。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经济上,法国在欧洲经济中排名靠后,但却不容置疑地是西方文学中心;后来,美国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并没能让美国成为文学霸主。

卡萨诺瓦倾心于世界文学空间运行相对的自主自律的机制的考察。她以动态模式挑战“全球化”的平静模式。这一视界,对于动辄套用经济全球化的模式来考察“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学之简单化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种警醒。文学资本的积累与经济资本的积累自有关联,但并不能直接划等号。

卡萨诺瓦在其“文学地理学”的勘察中,关注“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所有“远离中心”的作家并不是“注定”一定会落后,所有的中心地区作家也不一定必然是“现代的”。文学世界的特殊逻辑,忽略了普通的地理因素,建立了与政治标记完全不同的领土和边界;将文学定义为统一的世界领域(或者正在走向统一的世界领域),人们就再也不能借用“影响”,也不能借用“接受”的语言来描述特殊的重大革命在世界上的流通和输出(比如自然主义,或者浪漫主义)。

卡萨诺瓦对文学世界的特殊逻辑的这种清理,对那些执着于梳理某些大国文学对小国文学、某些大作家对小作家之创作的“影响轨迹”的比较文学学者的思维定势,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挑战。

《文学世界共和国》在其“文学地理学”的建构中,将“世界文学”的探讨转换成“文学世界”的勘察,力图“解决内批评——只在文本内部寻找意义要素——和外批评——只描述文本生产的历史条件——之间被认为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尝试在文学的跨文化空间中来定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提出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新说,有助于开阔我们观察“世界文学”的视野,可以作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一部教材。

## 《艺术话语·艺术因素分析法》与“文学文本分析学”

本书由两种著作组成:《艺术话语·文学理论导论》和《艺术因素分析法·文学学分析导论》。

《艺术话语·文学理论导论》(*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дискурс ·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верь: Твер. гос. ун-т, 2002)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教研室主任、叙事学与比较诗学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秋帕教授(Валерий Тюпа, 1945—)的一部讲稿,其授课对象为高校文科教师和研究生。这部讲稿以其理论视界上别具一格而颇受好评。讲稿的主题是“文学何谓?”,作者在这里致力于克服文论教材中围绕这一问题而常常高头讲章的通病,选取简约而不简单的入思路径,深入浅出地阐述文学“三性”:符号性、审美性、交际性。如果说,文学的“符号性”要旨在于文学是一门派生符号系统的话语艺术,在于艺术文本的结构,文学的“审美性”要旨在于文学是一门情感反射的话语艺术,在于艺术性的模式;那么,文学的“交际性”要旨则在于艺术书写的策略,在于艺术性的范式。

不妨来看看作者是如何阐述文学的“符号性”。

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样式,也是符号性的活动。文学应当被称为“话语艺术”。文学在其他的艺术样式中明显地得以突出,这是由于它采用已然现成的、完全成型而最为完备的符号系统——自然的人类语言。可是,文学运用这一原初性语言之潜能只是为了去创作文本,属于派生性符号系统的文本,有意义也有涵义的文本。

在作为派生系统而被理解的文本中,拥有艺术性涵义的并不是语词与句法结构本身,而是它们的交际功能:谁在说?怎

样在说？说的是什么且与什么有关？在怎样的情境中说？在对谁而说？

文学本身乃是“非直接言说”。作者诉诸我们的并不是自然的话语语言，而是派生性的艺术语言。文学文本并不是直接地诉诸我们的意识，就像在非艺术的言语里发生的那样，而是要经由中介——经由我们内在的视觉与内在的听觉于内在的言语形式展开的那些对文学文本的思考。这一类作用，乃是由作者的符号学活动来组织的，作者由这些或那些原初的表述——建构成派生性表述：作为“艺术印象诸因素之集合”的整一的作品。

在阅读文学文本时，艺术性表述的这一特征容易被视而不见：文本的民族语言通常是已经为我们所熟悉的。但不是艺术语言。譬如，在果戈理的中篇小说《鼻子》里，作为某个涵义况且也是基本涵义之最重要的符号而显现的，毫无疑问，乃是少校柯瓦廖夫的鼻子不翼而飞这件事本身。鼻子丢了这一情节——这自然是个符号，但这是什么东西的符号呢？并不存在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脱离开来的那样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的词典里，人的面孔的该种变化会对应着一种特定的意义。每一次例行的阅读便类似于用个体化的语言进行一次例行的表述。文学学家在这个层面上成为“职业读者”的角色，这一职业读者有别于普通读者的是，他自己清楚：阅读这一事件是怎么回事。鼻子在果戈理那部同名中篇小说里的消失，它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各个不同的涵义——在少校与理发师心目中，在主人公与作者心目中，在作者与读者心目中都是相当不同而大相径庭的那些涵义。

那么，作为“职业读者”的文学学家，究竟应该如何分析文学文本呢？

《艺术因素分析法·文学学分析导论》(Аналитика художе-

*ственного · введ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М.: Лабиринт. РГГУ, 2001.) 则是这位著名文学教授的一种现身说法。在这里,作者力图提供一种独具一格的文学文本分析学。作者以科学性为文学文本分析的旨趣,将文学看成艺术现实,来具体地解读文本的意义与涵义。文学学领域的科学性有何特点?文学文本分析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能否兼容?该书以其目标明确、理路一贯、多层次多维度的阐释,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启迪。作者致力于阐明科学性与艺术性、文本与意蕴、分析与阐释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记录、体系化、同一化、解释、观念化”5个逐渐递进的分析层级,且以莱蒙托夫《当代英雄》、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阿赫玛托娃的名篇《缪斯》为例,用清晰的语言详加分析,有理有据地演绎自己的理论,其解读紧扣文本,其论述深入浅出,其路径令人耳目一新,深得学生和教师的欢迎。瓦列里·秋帕的《艺术话语·文学理论导论》和《艺术因素分析法·文学学分析导论》,篇幅不大但内涵丰厚,既以新视界阐述“文学原理”,也以新维度展示文本分析,彼此有内在关联,堪称相得益彰的姊妹篇,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上具有开拓精神与创新锐气,值得引进。

## 译者序

在德国的书店里，无论是网络书店还是实体书店，文论类书籍都是琳琅满目、目不暇给，让人感受到理论的繁荣。这类书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类书如其名，就叫作文学理论 ( Literaturtheorie )，比较受欢迎的是两本译自英文的文学理论，这两本书在国内也已经译成中文，这就是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德国学者也有许多类似的文学理论类著作，这类著作大多是探讨文学的基本概念，尤其侧重于介绍和分析文学理论各个流派，随着文学理论的变迁，这类著作也在不断涌现和不断更新。另一类书名显得深沉厚重，称作文学学 ( Literaturwissenschaft )，一听名字就让人想起大部头的著作，这类著作中较有影响的除了本书之外，还有萨比娜·贝克尔等人的《文学学基础教程》和斯特凡·诺埃豪斯的《文学学概论》，这类著作除了描述各个流派的文学理论之外，常常涉及各方面的文学基本知识，包括文学的基本概念、文学文本的基本要素、文学史、文学的各类体裁、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甚至文学学的实践应用，仿佛只要与文学相关就都属于这类书要探讨的内容，根据侧重不同，这类书所包含的内容当然多少不一，因为这类书常常是大学文学类专业的入门教材，所以许多出版社都推出了自

己的文学学书籍，甚至一家出版社都有好几种。

在为外国文论精品教材选择相应的德语文论书籍时，德国特色是主要的取舍标准，出于这一考虑，没有选择文学理论这类看上去更加切题的书籍，原因在于这类书籍与英美的文论类书籍在结构上十分相似，而是选择了文学学类的书籍当作首选对象，突出德语文论类书籍的独特性。在此基础上，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学学书籍，主要考虑所选书籍的影响力或者说受欢迎程度、结构的清晰性、论述的系统性、篇幅适中和出版年代较新等诸要素，最后选定《文学学导论》一书。

本书原名是《近代以来的德语文学学导论》，德语表述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其中 *neuer* 的字面含义是较新的，在德语文学中指的是中世纪文学之后，16 世纪以来的文学，常译作近代以来，*deutsch* 是指德语，而不是德国，主要是因为使用德语的地理范围要大于德国的历史和政治范围，书中涉及的人物有些是奥地利人和瑞士人；*Literaturwissenschaft* 的字面含义是文学科学，这个术语是地地道道的德语概念，它的构词法就是德语中常用来表述某一学科的基本构词法，大的学科门类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如此，具体的各门学科也是这样，例如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传媒学、文化学、戏剧学、音乐学、舞蹈学、电影学等，在此参照大多数具体学科的名称结构译作文学学。某某学这类概念或许是德国学术的特点，当年陈西滢在《西滢闲话》中曾经引过波兰的钢琴家和总理帕德雷夫斯基（1860—1941）描述欧洲各民族的民族性的故事，说有人曾给出关于象的论文这一题目，德国人交来的是厚厚三大册的《象学入门》。由于删去了近代以来德语文学史部分，所以书名确定为《文学学导论》。

文学学既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个案研究，也有别于文学理论

( Literaturtheorie ) 和文学批评 ( Literaturkritik ), 前者主要关注文学理论的各种流派, 后者不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 而是指出现于报刊杂志的印象式评论, 主要是书评的形式。文学学是关于文学的各个方面的科学。文学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 18 世纪下半叶, 最初是作为法语 “étude de la littérature” 的德语翻译, 当时的表述是 “文学的科学” ( Wissenschaft der Litteratur ), 尚未形成一个复合词。要到 19 世纪上半叶才出现文学学一词, 成为文献索引中的一个分类, 包括文学史和文学学方面的著作, 同时用来指专业性的文学研究。19 世纪八九十年代, 在文学史和语文学专业化和学科化的过程中, 文学学由于 “文学科学” 这一字面含义被用来作为纲领性的口号, 成为这一学科自我定位的直接反映。不过大学的文学专业实际上还是按照语种或国别划分, 文学学这一概念的真正确立要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此后才逐渐出现普通文学学和比较文学学的专业和相应的理论体系。虽然这一概念产生的较晚, 尤其是作为学科很晚才得以确立, 但是在内容上它表现为各个国别或者语种的文学研究, 在德国而言主要表现为德语文学学, 通常表述为日耳曼语文学或者德语语文学, 这一学科在 19 世纪上半叶就已逐步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 关于这一学科的变迁过程参见本书第 4 章第 1 节 )。

耶辛和克南的《文学学导论》可以看作文学学著作的代表, 它全面论述文学学的各个方面, 通过字体设置、页边标题和文本框等方法, 使得全书显得结构清晰, 条理分明, 关系明确, 使用方便。每个章节后面除了列出引用的文献之外还提供了相关的基础文献和供深入阅读的文献, 全书结尾附有更为详尽的参考书目。作为大学文学类专业的文学学教材, 此书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属于同类书籍的佼佼者。

在翻译过程中, 根据要求删去了其中与文论关系较远的德国

文学史部分和文学学实践部分，同时删去各章节结尾处的问答题。翻译中保留了每个章节后面文献部分和全书的参考书目，以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进一步阅读的建议；同时尽量保留原书的格式特点，以便于读者使用；另外将全书结尾处的人名索引和术语索引译出，读者可以参照保留下来的原书页码迅速寻找相关的内容。至于翻译的分工，由王建负责前言、导言和第4章的翻译，徐畅负责第1、2、3章的翻译，按各自章节进行人名索引和术语索引的翻译，最后由王建统一校对全稿。

王 建

2015年6月7日于西二旗

## 前 言

歌德在给他的友人、音乐家和作家约翰·弗里德里希·洛赫利茨<sup>①</sup>的信中把同时代的读者分成三个群体：

有三类读者：一类是不判断只享受的，另一类是不享受只判断的，中间一类在享受中判断和在判断中享受；最后这类读者实际上是重新创造作品。这一阶层的成员人数不多，因此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更为可贵和更为相配。

1819年6月13日  
歌德致约翰·弗里德里希·洛赫利茨的信

这一读者三分法的标准一是“判断”，即批评性的区分能力，二是“享受”，即感性经验，由这两者构成不同组合。在歌德看来，阅读以这两者为前提。仅仅享受，感性地“吞噬”书籍，不是阅读，同样只有批评分析的目光也不是阅读。成功的阅读远不止享受和判断，而应是重新创造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或者是设身处地的再行体验，或者是知音般的透彻理解，或者是建设性的自我创造。

无论人们今天是否还会赞同这一关于理想读者的设想，用符合文学的复杂性和艺术性的方式与文学打交道，这种与文学打交

---

<sup>①</sup> 约翰·弗里德里希·洛赫利茨（1769—1842），德国作家和音乐家。——译注